

沱湖岸上一人家



贫农家史

沱湖岸上一人家

房广成 口述

王祖楠 整理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一	从前苦连连.....	(1)
二	怀恨走嘉山.....	(6)
三	找到了救星.....	(16)
四	沱湖红了.....	(22)
五	准备斗争.....	(31)
六	宁死不屈.....	(36)
七	夜再黑也要亮.....	(44)
八	不上圈套.....	(54)
九	斗争并未结束.....	(61)
十	继续革命不停步.....	(73)

一 从前苦连连

旧社会，咱们淮北的五河县一带流传着这么几句民谣：

五河五道河，
淮浍滞潼沱；
水灾加人祸，
穷人血泪多。

唉！旧社会俺们劳动人民过的是啥样的日子呀！想起来真是泪水洗脸，苦水淹心。别的不说啦，就说说俺家吧！俺刚刚才能记事那会，爹爹（父亲）就常常对俺讲：俺家祖祖代代受剥削，受压迫，扛活、讨饭辈辈传。祖上不在此地住，爷爷（祖父）年轻时人穷没根基，象水上的浮萍一样，整天东漂西流，后来，逃到五河县的南阳集安了家。他继续过着流浪、讨饭的苦难生活，挣扎在死亡线上。爷爷由于经不起苦难日子的折磨，年纪轻轻的就埋进了黄土。爷爷死后，撇下奶奶带着爹爹、叔叔等兄弟五个。那时，爹爹年岁最大，也只有十多岁。几个叔叔年岁较小，象才出窝的小燕子一样，一天到晚围着奶奶叫唤：

“妈，饿呢！”

“妈，俺要吃饭呢！”

“妈……”

他们一个个张着嘴，吵着肚子饿，闹着要吃要喝，这真把奶奶难为死了。

爷爷在世的时光，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锥之地，一家人过着“月当灯，风扫地”的日子；爷爷死了，家里穷如水洗，更是难上加难。全家没吃的，不能眼睁睁地等着饿死，处在万般无奈的当口，奶奶领着爹爹、叔叔们，流落他乡，到处沿门乞讨。

人常说：“天下地主一样狠，山山老虎都吃人。”这句话果然不错。一家原是六口人逃出去的，由于生活艰难，死的死，散的散，最后只剩下三口人。

五叔死得最惨。他在一个地主家的酒坊里帮工烧酒。一天酒坊失了火，地主提着“扒棍子”恶狠狠地骂道：“狗奴才，快，快上去救火，不把我的东西抢出来，你们一个个休想活命！”说着，他那个逼命棍就往五叔和其他伙计们头上打去，硬逼着他们钻进火海里抢东西。

酒跟火药一样，点火就着，一刹时，浓烟滚滚，烈火四处乱扑。酒火扑了五叔一身，别人要去救五叔，地主不准。他说：“谁要去救房五，我就叫他跟房五一道去见火帝君。烧死一个穷鬼算啥，抢我的东西当

紧！”

五叔从火海里拚命地挣扎着爬出来。他被烧急了在地上乱滚。最后身上的火熄了，他躺在地上已经不能动弹了。他连哼都哼不出声了，翻着白眼，鼻子里还有一丝丝的气；烧得焦头烂额，皮肤都烧烂了；没烂的地方，却起了鼓鼓的大水泡。事后，大伙把他抬进屋里，熬了三天三夜，他受尽了人世的痛苦折磨，才慢慢地闭上眼睛离开了人间。

风风雨雨，一年又一年。爹爹、奶奶在外面到处流浪，一清早他们就起来东家叫爹爹，西家喊大娘，到晚上还是落个空篮、空碗、空肚肠。他们实指望逃出来能找一线生路，可是，谁又知外乡、家乡处处一样。他们在外面乞讨无着实在没法生活了，因此不得不逃回南阳集。奶奶和爹爹回到家里啥都没有，头上顶着人家的天，脚底踩着人家的地，没办法，临时借人家的车棚将就藏身；没饭吃，只好被迫去地主家金贵家借债。俗语讲：“穷死不讨饭，饿死不借财主帐。”凭着爹爹一个硬汉，一年到头累死累活，忍饥挨饿，也还不清地主债。

妈妈的娘家姓张，原是山东人。年幼时家乡遭了大旱，她随着人家逃荒来到此地。以后被人骗去，卖给这里一户有钱人家。她在那家受尽了种种凌辱和痛苦，她求爹爹救救她。爹爹非常怜悯她，于是求亲戚

拜朋友，好不容易借几个钱，付了她的身价，把她从火坑里救出来了。妈妈很感激爹爹，这时他们就结为夫妻。从此，家里债越欠越多，日子越过越穷。奶奶在贫病交加的时候死去了。

后来，咱家人口多了，爹爹、妈妈、两个哥哥、姐姐和我；全家除爹妈能劳动以外，咱们兄弟姐妹四个，只能吃饭，不能干活。家中日子，一天比一天艰难；欠地主张金贵的债象阴雨天驮稻草一样，越驮越重，压得一家人抬不起头来。

那年冬天，家中没啥吃，地主张金贵还三天两头逼债。没办法，爹妈将我抱在怀里，被迫带着俺们去江苏泗洪一带逃荒要饭。

初到那里，举目无亲，加上冰雪在地，天寒地冻，生活难上加难。为了活命，爹爹托人向一家姓钱的地主借来几升瘪稻。地主心狠，鬼点子多，怕咱们还不起债，硬要大哥去他家放牛做抵押。地主的债利高，越涨越多，咱一个逃荒户，连吃的都没有，哪来的钱还债，结果，大哥只好给地主家放牛抵债了。

过了冬天，一家人往回走。半路上，爹爹得了病，卧床不起，无钱调治。无可奈何，将二哥卖了；卖了两块银元，才把爹的病治好。

回到家里，地主张金贵就派狗腿子来讨债。狗腿子说：“姓房的，你欠东家的债，此时不还，还等几

时？”

爹说：“孩子都快卖光了，哪有钱还帐……”

“睁着眼讲瞎话，这不还有两个孩子！不还债，你可别想过安稳日子。”狗腿子说着气呼呼地走了。

爹还想再说啥，可是又一想，这年头就是有理也说不清。事后，爹和妈一商量，心一横，将姐姐给邻庄做童养媳，换得了三斗秫秫，这粮食未沾家，就被地主张金贵劫去了。

二 怀恨走嘉山

再说说俺长大以后亲眼见的事吧！

有一年午收，庄稼长得好。咱望着人家收麦子，眼里怪馋，心里想：下湖拾点麦子吃，往后不是少挨饿吗？我对妈说：“妈，给我一个篮子，下地去拾麦穗。”

妈听我这么一说，她笑嘻嘻地递给我一个篮子，说：“贯子（我的乳名），这么小就知道怕挨饿，乖乖，真懂事。下湖拾麦穗，可要当心啊！”说罢，她就忙着去刷锅洗碗。我拎着篮子，下地拾麦穗了。

我刚刚走到地主张金贵的地埂边，还未下地拾一个麦穗。这时，张金贵戴一顶洋草帽，穿一身银灰色的夏衣，手提一根“哭丧棒”，带着一条黑狗，老远就直着嗓子骂：

“谁家的穷羔子，敢到我地里拾麦，快滚开，你们这些收麦的伙计，都是瞎眼臭虫，光胀饭，不管事，扎纸匠的马——糊的。”

他象个凶杀神一样，瞪着眼，捋着稀稀拉拉的几根小胡子，身边带着一条狗，一边走，一边骂；我站

在埂边上，手拎篮子，两眼瞪着他。这凶神走到我的跟前，不容分说，甩开“哭丧棒”，向我没头没脑打了几棍。

我说：“坏蛋张金贵，你为啥打我……”

妈妈听说我被张金贵打了，她连忙跑来，手指着张金贵的脸，责问：

“张金贵，张金贵！咱孩子下地拾麦，一不偷，二不拿，你凭啥打他？你说，你说，你咋不讲理……”

狠心狼张金贵恼羞成怒，他厉声喝骂：“臭婆娘，敢同我顶嘴，真在太岁头上动土，看我连你一起揍！”嘴说不及，他从那边摸起长工用的扁担，向妈妈拦腰打了几下。

妈被他打倒在地上，气愤极了，手指着张金贵骂：

“黑心狼，你打，你打！你不讲理，咱和你拚！”

张金贵唆使狗，用手指着妈妈说：“去去去，吃吃吃！”

那条大黑狗，平时被他摆弄惯了，这时汪汪几声，就跟凶狼一样，一纵身直朝妈妈身上扑来。

我抓起一块大坷垃，向狗狠狠冲去。

正在替地主张金贵收麦的一位长工——张叔叔，眼看狗咬伤妈妈，他拿着放麦用的大刀杆，连忙跑去将狗赶开。

爹爹在帮人家收麦，听信以后，赶忙跑来。这时，

妈妈慢慢地醒过来了，身上好几处伤口，鲜血直流，衣服被染红了，躺在地上不住地哼。她直疼得脸上汗珠冒有豆粒大。爹爹一见，慌忙抓起一把土，去给妈妈按伤口，又忙着撕衣襟去包……

张金贵一看形势对自己不利，准备溜走，故意装腔作势朝着爹爹说：“你连个家规都没有，就由着老婆孩子整天在外边胡闹，这还象话吗？”

爹爹一听，火冒三丈，两只拳头攥得紧紧的，猛地站起来，向张金贵跟前狠劲跨了一步，怒冲冲地说：

“狗东西，你，你，你欺人太甚，咱饶不了你……”

此时，地主张金贵表面上装得镇静，心眼里可有三分害怕。他看今天家丁纪大狗子没跟来，又没带枪，万一事情闹大，可要吃亏啊！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这时，他狠狠地斜了爹爹一眼说：

“哼，今天便宜了你，以后再讲……”

说罢，他带着那条恶狗，灰溜溜地走了。

这时，爹爹背着妈妈回家。妈扒在爹的肩上，口里哼声不住，伤口流血不止，鲜红鲜红的血，一滴滴地滴在地上。我跟在后面，听着妈的哼声，看着地上血滴，心里的怒火，一股股往上冒，暗暗发誓：今后一定要狠狠地整治整治狗地主张金贵。

回到家里，爹将妈放在床上。妈妈哼一阵，昏昏沉沉地睡一阵。我在家里守着妈妈，爹爹去找东邻西

舍借钱，给妈妈买药。妈妈在床上，躺了二十多天，才下床走动。

一天晚上，爹下田回来，一家人刚吃罢晚饭，妈妈拨拨油灯芯，在灯光下，把伤口上的布松下来。伤口有的地方结壳了，有的地方正在长肉芽。妈望着自己被狗咬的伤口，二十多天以前的事浮上心头，不由得一阵气愤，她说：

“贯子爹，张金贵欺负咱，咱要告他，咱要经官喊冤，告他仗势欺人！”

爹爹蹲在灯影里的土坯上，巴哒巴哒地抽着烟，抽完了一锅，叭，叭，将烟灰搯掉，又装上第二锅。他慢慢地叹口气说：

“唉！官家也不主持公道，哪个官也不能替咱穷人讲理，‘衙门朝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’。过去庄稼人张守义被张金贵的父亲欺负，打了几个月官司，家业花光了，最后，有理讲不清，还落个‘罪名’。古语说：‘穷人屈死不告状，饿死不借财主帐’。就是这个道理。告，告，告到天上玉皇那里，也不能给咱穷人说理出气……”

“俺同他干！”我在一旁，看着妈妈包伤口，攥紧拳头。

“好孩子，这么小就有志气！”

“干！咱们今后是要和他干，他讹咱不能算……”

爹说着，狠狠地搥掉一锅烟灰，又装上烟。妈妈紧紧地皱着双眉在包裹伤口。我站在一旁，两眼直愣愣地盯着妈妈的伤口。

地主张金贵借口说爹爹那天在湖里顶撞了他，常常发狠要整治爹爹。

妈妈的伤口渐渐地长好了。但是，一家人心里窝着这口气，哪天才能出啊！

转眼间夏去秋来。有一天，爹下田回来，蹲在墙角，两手捧着头一声不响。俺和妈不知爹在外面出了啥事。妈问：

“他爹，你咋的？”

“咋的，张金贵这个东西，一天到晚想坏点子，要坑咱。前天他和地主孙茂金这一伙坏家伙串通好了，要把俺抓去卖壮丁，叫咱妻离子散……”

俺和妈妈听爹这么一说，如同晴天打个霹雳。

爹和妈妈商量说：“我看这里暂时不能住，咱们临时找个地方躲躲，过上一年半载再讲。”

“到哪去？”妈有些发愁。

“闯淮南去，听说到那砍草卖能糊口。”

晚上，爹和妈计谋好了，连夜收拾收拾破烂东西，准备一点干粮。第二天起五更，爹一头挑着破烂东西，一头挑着我。妈跟在后面。一家人心里怀着仇恨，离开了南阳集，到淮河南边混穷去了。

一天傍晚，我们一家三口到了嘉山县南边一带的山岭。这地方路荒人稀；满山遍野长满了茅草野蒺藜。这会正是秋天，一阵阵西北风吹来，满山满洼的树叶、草缨刷刷地到处乱飘，真是山老草枯。

妈妈紧走几步赶上爹爹，说：“贯子爹，这里草多有出产，咱们就在这儿混吧！”

爹爹停住脚哼一声“好”，说着就把担子放在一个高坡上，四处张望一番。此时，就听“嘎啦”一声，扑鲁鲁地从深草棵里飞出一只花公鸡。我说：“逮，逮！”话音刚落，就听南边山洼里“噢——噢——”吼了两声。我问：“这是啥？”

“乖乖，这是猫猴子(狼)，别怕！”妈妈怕我受惊，忙走来搂着我。

太阳落山以后，我们找到一个山庄。这块住着几户人家。我们找了一个草庵子住下。第二天，在庄头的山坡上，搭起一个茅草庵。

爹爹、妈妈一天到晚在山上，起早贪黑，拚死拚活地砍荒草。谁知这儿的草不值钱，爹挑着一担草，翻了几座山，卖一担草，只够买几个大烧饼；还要缴地皮税。那天爹在集上回来，妈看他买来可怜碗把米，妈说：“贯子爹，咱光砍柴不行，四只手糊不饱三张嘴……”

“哪你说咋办？”爹问。

“要饭加砍柴。”妈说。

从那以后，妈除了砍柴，还带着我去要饭。

说起讨饭也不是人受的罪。有一回，我走到一家高门大户的门口，眼望着这家人，鸡鱼肉蛋，满满实实在在地摆了一桌子。他们一个个吃得肥头大耳，说着闹着，猜拳行令，花天酒地。

“汪……汪汪……”

突然从门里窜出一条大黄狗，张牙舞爪向我扑来。我左手端着碗，右手提着篮子，忙将篮子挡住狗嘴。谁知这条恶狗一口咬住我的脚后跟。

“狗，狗，打狗哇！……”我大声喊。脚下一滑，“扑通”一声跌在地上，左手上的碗，“叭”摔在地上，摔得粉碎……

妈妈听见我喊打狗，急急忙忙跑来，将狗打跑，搂起我坐在地上说：“乖乖，莫怕……”

妈见我的脚跟流血，连忙撕下一块破褂襟给我包伤口。

这时，旁边一位老大娘看见了，忙从自家盛了一碗菜粥，端到我面前，同情地说：“要饭砸了碗，家业去一半。这家狗真可恶，这碗菜饭你们吃罢，碗留着用吧！”

妈妈扯起衣襟，抹抹眼泪说：“谢谢好心的老大娘。”

“谢啥，穷人就知道穷人的苦，谁没个难处。带着孩子再去赶一家吧！”

黄狗溜进屋里，那家两扇太黑门，吱呀一声关上了。

妈搀着我站起来。

“呸！”我狠狠地朝着大黑门，吐了一口唾沫。

由于饥饿劳累，妈妈一天比一天瘦，加上初到嘉山，水土不服，她病倒了。起先热一阵，冷一阵，当地人说，这是“三阴摆子”，得这种病，十有八、九要见阎王。家里没吃的，那谈上营养，更没钱请医生诊治。起先妈还能扶着坐起来，日子久了，卧床不起，经常昏迷不醒，不吃也不喝。有时醒来以后，心里难受，嘴唇干焦，吵着要喝冷水，眼看没救了。后来，有个北乡逃荒到此地的老爷爷，传了一付验方，爹按照他的指点，上山刨了药草，回家熬茶，冷凉了给妈妈喝。果然很灵验，两天以后，妈身上的热退了。……

冬天到了，纷纷扬扬下起大雪。一眼望去，满山遍野都是白糊糊的雪；雪封住了庵门，不能上山砍柴，也不能去讨饭，锅里冷冰冰的。一家三口要想度过这个雪关也是不易。实在没法，爹只好托佃户李二到姓姜的财主家借粮。

李二从地主家回来，把情况给爹爹一讲，爹心里盘算着：地主真狠，这渣滓饼是芝麻榨过油，留上地的渣子，一块只几斤，午收后要还一斗小麦，真是驴

打滚的暴利。借，睁着眼往刺针棵里钻；不借吧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一家人性命难保。咬咬牙，借就借吧！

渣滓饼，这东西不能吃，放在地主的猪狗面前连闻都不闻。咬在嘴里吱啦，吱啦，“**糝**”得要命，活象嚼泥巴。不吃吧，肚子又饿得难受。为了活下去，只好闭上眼睛，象吃药的一样，咬着牙，吃下去。这东西吃下去，在肠子里就结住了。我三天三夜拉不下屎，肚子疼得受不住，爬天伏地，差一点送了命。

“吃了财主粮，就得拿命偿。”此话真不假。我家没田没地，午收后哪有麦子呢！欠地主渣滓饼的利息没法付还，狗腿子一天两趟逼得好紧呀！有天，狗腿子来了，指着爹爹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没有粮食，就拿人抵押。走，走！到姜老爷家去……”说着，把爹爹推推搡搡地逼走了。

俗话说：“天下乌鸦一般黑，财主都一样狠”。

过去，张金贵欠的旧仇未报，现在又添了姜家的新恨。这才是，逃难逃难，越逃越难，不是饿死，就是离散。

这样的日子已经够苦的了，可是在旧社会穷人连这样的日子也不让你过下去。

一九三八年，日本鬼子侵占到嘉山一带，到处兵荒马乱。这一带靠近铁路，鬼子常常下乡抓人抢东西。他们杀人放火，奸淫妇女，无恶不作。恶霸地